

北大学子 看北大



川木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献给
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北大学子看北大

川木 主编
北大世纪文化发展中心 编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大学子看北大

川 木 主 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12,000 字

1998年5月北京第1版 199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748-2/I·767

定 价:13.60 元

川木

北大不了情（代序）

近段时间，因为母校百岁华诞，读了很多歌颂北大的作品，作者中有耄耋之年的作家、学者，有不惑之年的专家、教授，也有很多正值春华初开的年轻同学。惟每每读到同学的来稿，常能给我一种热血沸腾的冲动而不能自己。

北大自建校以来，就一直受到世人瞩目和交口称颂，哪怕在她最困难的时期，就因为她是北大，就因为她是京师大学堂，中国的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

我在其它一篇文章中也谈到，北大有种魔力，一种非凡的魔力，一个巨大的特殊的磁场，只要你进了北大，不管是三五天，七八年，还是半个世纪，你就深深被她吸引住了，愿意和她同呼吸共患难，即使有时你误会了，骂她、恨她、嘲讽她，说到底了你还是爱她，爱得死去活来，爱得不能自己。读本书来稿，这种印象更深了。

我们都走进过北大，有的还在北大那博大精深、兼容并包的胸怀里撒娇，但又有谁敢大声说“我已经完全认识了北大”。我说的不仅仅指北大的博学，还有她的神采、风格、品德，还有她的精神、思想、灵魂。

DKS1/04
=

遍读本书来稿，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一个情结 (Complex)，北大情结。

有一位外省的同学已经快要拿到学位了，就因为一次“北大的旅游”，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大学毕业后，国家分给她一个尚好的工作，她不干，一定要考新大学，指名要考北大，她果然考上了，便如鱼得水，快乐地展开她双学位的翅膀，如痴如醉。要毕业了，她还要留在北大工作，这便是种典型的 Complex。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半个世纪前，有位武汉历史系的学生，大一读完了，为了来北大上学，宁愿从大一重新开始。这是中文系乐黛云教授在《中国作家谈北大》一书的文章中说的一个故事。这类事情一定不少，说到底，还是北大情结。

人们不妨要问，为什么？便是说不尽的缘了。为了这个“缘”，多少人冒着可能失去读大学的机会，又有多少人含辛茹苦、壮志未酬。

笔者也曾为了这“缘”，险些无缘踏进燕园门。那是10多年前的一个早春，有一个突来的机会，我将面临两种选择：一、可以获得保送（必须象征性考试）进入本省一所大学，但无缘考北大；二、如考北大，因两所大学考试时间十分相近，便无法象征性考本省大学，便永远失去了进入本省大学的机会。面对选择，几乎百分之百的朋友乡亲劝我放弃考北大的机会，十拿十稳进本省大学，何苦去争千里之外的北大呢？而且，这是笔者最后一次读大学的机会。

什么叫“破斧沉舟”？第一次感受到破斧沉舟时那复杂、痛苦的心情。也领略到“敢把青春赌明天”那股激昂而又忐忑、兴奋且搀杂着忧虑的亢奋心情。

我成功了。成功之后的回顾，似首并没有后怕。有人说我是

自信，其实，说这是一种 Complex 可能更贴切些。我们都有北大情绪。

三

俗话说，“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将离开北大，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需要北大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北大人去做，比如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比如征服癌症、登上月球、比如……

不管我们走到何方，在哪个领域，我们都不会忘记北大，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北大的勺园、镜春园、朗润园，北大古朴的一教，宽阔的五四广场，最具生命活力的三角地。

我们曾在体育馆前的球场挥扬网球拍；
我们曾在电教楼的教室里抢占座位；
我们曾在图书馆一楼大阅览室屏息阅读；
我们曾在大讲堂对不满意的电影情节发出轻轻的嘘唤；
我们曾在三角地浏览海报和讲座信息；
我们曾在未名湖的霞光中背诵英语单词；
我们曾在朗润园后湖旁的林荫小道上徘徊流连；
我们曾在图书馆门前那块绿色的草坪上倾听吉他的和弦；
我们曾在“木木屋”把酒问盏；
我们曾在堂吉诃德的铜像旁喁喁私语；
我们曾在办公楼的二楼大会议室观看文艺表演；
我们曾在学三大饭堂跳过舞；
还记得最后那首曲子么——一路平安。

目 录

两个园子的记忆·····	三 坎 (1)
北大杂感·····	万 兴 (5)
寂寞燕园·····	小 水 (8)
聪明与清醒·····	王立刚 (10)
北大——永远的先锋·····	王立霞 (13)
北大·红楼·燕园·····	王志刚 (18)
难得平凡·····	王茂林 (20)
未名山水 燕园之光·····	王晓平 (24)
穿过北大的水·····	王萍丽 (27)
水 岸·····	无 味 (31)
回忆昌平园·····	史传发 (34)
湖光塔影的遐思·····	向 勇 (37)
未 名	
——献给未名湖·····	刘 方 (40)
北大四年·····	刘 明 (44)
写在一九九八·····	刘 颖 (47)
我与北大·····	闫 妮 (51)
恋恋昌平·····	江 风 (55)
给远方友人的一封信·····	许 珍 (57)
未名湖·····	孙 凯 (62)

民族的先导 时代的先锋

- 我心中的北大精神····· 邢久强 (67)
- 一株棠棣
- 春，北大与人····· 刘海方 (70)
- 永远的大讲堂····· 许志远 (72)
- 北大的使命····· 孙应帅 (76)
- 告别昌平园····· 孙淑慧 (78)
- 燕园指南····· 李 金 (82)
- 且行且歌····· 何 翔 (86)
- 校园风景····· 杨 志 (90)
- 我的梦，就在这里····· 肖 白 (93)
- 那塔，那湖····· 余 杰 (96)
- 新生 老生····· 谷 建 (102)
- 一泓碧水塔月影····· 宋 誉 (105)
- 光荣与梦想
- 我眼中的北大····· 沙 江 (108)
- 也谈北大人的“狂”····· 张 凝 (111)
- 昌平园·北极星····· 陈 畅 (115)
- 走向成熟····· 李幼颖 (117)
- “嘘”声与个性小异····· 李金辉 (120)
- 社团文化 百家争鸣····· 李柏松 (123)
- 未名湖记····· 杨道圣 (127)
- 昌平·燕园·断章····· 吴文尚 (130)
- 天 井····· 何江穗 (136)
- 第一秋天
- 燕园印象····· 何皓瑜 (140)
- 百年前的分野····· 何维保 (143)
- 立足北大 继往开来····· 邹本德 (145)

北大，我是你的四分之一	宋宇虹 (150)
北大琐忆	宋新华 (152)
无悔的选择	张艳华 (157)
校庆随想	张凌毅 (161)
“五四”抒怀	张凝华 (164)
月色如水	
——我的平淡的北大	陈建肖 (167)
在北大	若 盐 (171)
昌平一族：雾里看花话北大	周 萱 (175)
未名湖的风花雪月	周红敏 (178)
这是一片净土	周哲娟 (182)
祝福你，我全心爱着的北大	胡 红 (186)
章节的燕园	姚 曳 (189)
融 入	胡丽瑞 (194)
北大精神 永放光芒	段学鹏 (198)
我爱看北大	姚芸竹 (200)
雪 夜	唐 杰 (203)
历史·现状·未来	徐冀静 (206)
人性的 太人性的	
——观“十佳赛”有感	雪 麓 (210)
我的北大情结	梁 晗 (212)
四季奏鸣曲	隋 倩 (215)
一个游子的一厢情愿	
——北大百年校庆随想	黄浩威 (219)
山水又相逢	龚艳玲 (223)
博雅精魂	
——谨以此文献给母校百年校庆	梁小倩 (227)
寻找蔡元培	蒋广学 (231)

为了“忘却的纪念”	程海容 (234)
宽 容	蜂 子 (237)
爱“嘘”之心	蜀 人 (240)
北大 一生爱你	蔡莘莘 (244)
聆 听	滕 彪 (248)
北大 我的生命力量之源泉	黎炳盛 (252)
北大·我	薄 茹 (256)

两个园子的记忆

房子重新接待我之前
它的庭院 包揽过多少天上的日月星辰
它的小路深处 随过多少壮观的日落

——博尔赫斯《回归》

我是一个流浪者，我终将是一个过客。当我背起行囊，背井北上的时候，从未想过未来会是怎样。就像现在回过身去看看从昌平园到燕园的流浪生涯，一切记忆都成了支离破碎的影像，更叫我不敢驻足观望。

京西燕园 2000 余亩，京北昌平园 600 亩。关于两个园子的记忆，我不知从何说起：深爱古朴深邃的燕园，同样也无法割舍对山野之趣昌平园的关爱。冒着 1996 年秋日的那场细雨，在燕园停留了不到 24 个小时，便匆匆赶往昌平园。一呆便是一年，从此同行的 700 多号人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北大“昌九六”。

说昌平园是一座山野佳处是有许多明证的，光这园子里叫得出叫不出名的郁郁大树，就仿佛已将人搁置在原始苍芜之中。园子不知从哪一年起，种起了许多银杏，到了夏末便结了整树的白果。园子里住的人家用长竹杆打来，摘下果实，平板车装得满满的，拉都拉不动，几个小女生见了，捡一些形状完整的银杏叶，

夹在字典里压平，寄给同学，亦是不小的收获。

秋意一浓，昌平园所有的树叶都纷纷下落，将柏油路铺得厚厚一层。下午的课去得迟了，一个人走在4号楼去主楼的路上，踩着枯黄的叶，沙沙作响，脚底柔软的感觉像小时候赤脚走在乡下小土路上。

昌平园的夜，除了寂静还能有些什么呢？我不知道长夜对于一个初谙了城府的孤山僻园里年轻魂魄意味着什么，只道夏夜里布谷鸟儿凄冽的啼叫常伴我入睡。韩功说：“关于大雁塔/我们又能说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又下来。”几千年的煌煌层积消解在几行诗句里。是啊，关于昌平园的夜，我们又能说些什么，我们只是这里的过客，从不曾奢望作什么归人。

从昌平园走过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一本叫做《世纪风》的杂志，94级创刊，传到96级手中已出了20来本了。关于园子的记忆积得多了，也便成了一道风景。主楼一层的图书馆收藏了全套的《世纪风》，这成了我大一前两个月的必修课。那个时候挺喜欢署名迟宇宙的文章，倒不是如何欣赏妙笔生花，只是对那种特昌平的感觉情有独钟。

很多人都说昌平园是一个好地方，出可赏田园山色，入则修生养性，颇有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味道。

燕园生活的序幕拉开了。

燕园人多，从此也就明白了原来上课听讲座还得占座，甚至在学三吃快餐也一样。上课下课，燕园挤满了呼啦啦的车流，从三角地到三教到文史楼，到一教、红楼，偶尔也能迎面碰见一两张“昌九六”的熟悉面孔，大家互致笑意，继而擦肩而过。不知是大家太忙，还是燕园太大，昌平园一别，一些曾经甘苦与共的兄弟也难得再聚，更别说重温神侃至深夜的经历了。一次在每日必去的三教遇见一位久未谋面的昌平园故友，不禁问起他几个月来隐居何处，他的回答颇令我意外：他居然也在这几个月里呆在

三教！我不禁哑然，难道这就是两个园子的不同特质吗？一个将我高高扬起，在半空里体验飘荡与悬置，一个又将我置于泥地上，承载深远与重负。

喜欢燕园的人气。这里有鸿鸿大儒的儒雅风范，有书生意气的文字激扬，于堂皇栋宇听庄严说法，确实是一种享受。这就是我久违的燕园。难怪谢冕先生在他《永远的校园》里深情地写道：“一颗蒲公英的种子飘落在校园，从此便在这里生根发芽。”固然喜欢燕园的园林气派，曲径通幽，但我更欣赏这里营造了近100年的人气。北大历史上响当当的文化名人是极多的，至今仍活跃在中国文化界执一方牛耳的泰斗级人物亦不在少数。在燕园，听张岱年、季羨林诸先生的讲演，才体会到什么叫作如沐春风的感觉。

在燕园不混迹于各类讲座是算不得真正的燕园人的。讲座话题五花八门，聊得海阔天空，往往是这边大谈信息爆炸、价值重构，那边却在大骂后现代，讲他的孔孟中庸。三角地的广告整天里都呈铺天盖地之势。令学生们犯愁的倒不是担心什么“假冒伪劣”，而是如何择其善者而从之。一次在三角地竟看到六则讲座广告，竟都是社科类的显学！

于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

1998年的春天悄悄驻进了我们的身体。校园里，似乎到处都在为校庆而奔忙，连卖砂锅的小吃店在推出新菜时，也要打上“为庆祝百年校庆”的招牌。

曾经看过题为《红》、《白》、《蓝》的系列法国电影。我愿意用红来形容燕园的火热。那么昌平园呢？半隅的白色是昌平园的纯真，半隅的蓝色是昌平园的企盼，我常常这样想。回忆，总是一件痛苦的事，将一切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的碎片又煞费苦心收集在一起，拼凑、拼凑……真叫我如何面对身后的点点滴滴？两个园子的记忆又如何提得起呢？光荣与梦想向来属于后来者。

两个园子的故事还会有更多的北大人来续写。我已作好准备，继续流浪，从燕园，就在今夜。

万 兴

北大杂感

我是怀着近乎虔敬的心情走近她的。

高三时优异的成绩以及高考时出色的发挥，并没有让我充满“第一眼”选中北大的勇气。同班的一位女生说她要考北大，对自己实力的自信与“争强好胜”的心理便让我毫不犹豫地“第一志愿”栏中郑重地填上“北京大学”四个字，因为我想即使不被北京大学录取那也无论如何可以称得上“悲壮了”。

两个月的朝思暮想终于让我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记得当时是从东南门走进去的。还没有迈进校门，便看见眼前分明矗立着一座古朴得近乎苍茫的塔，那会是校园中的塔吗？塔确实是在围墙内的。两年以后在一位中文系老师的文章中见到一句开头的话——“博雅塔，又名水塔”。塔是建在一个不算大的土丘之上的，建造之初确实是为了供水之用。几十年的物换星移早已让人们淡忘了“水塔”的功用，但这并不让塔感到寂寞，因为它以“博雅”之名成为北大的标志之一。灰色的塔并不是直的，它稍微向东南方向倾斜。塔的层数我知道得并不确切，不过它肯定是目前北大校园内最可以“傲视同群”的建筑。如果说白天走近塔的时候感到它的深沉，那么夜晚便感到些许神秘了。总是认为塔里面一定有人。一天夜里，远远处依稀看见塔内“仿佛若有光”，越走越近看它时感到那丝昏黄的光沿着塔内越走越上，那就一定是有人持着蜡烛或者油灯在塔里面攀登了，但塔下

面的门从来都紧锁的。那人是从哪里进去的，又会从哪里出来呢，或者他一直住在塔内，晚上闲着无聊登塔看风景吧。这我不禁想起卞之琳的一首诗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不过以后再也没有“看风景人”装饰过我的梦了。

水塔的附近自然是应该有水的。一个人工开凿的湖因最初未被命名而得名“未名”。湖不大，但也不算小，如果你绕湖一周散步也要10余分钟。湖水不深，但也绝不是那种蹚水而行的，当然也不至于一眼见底，要不然怎么有人会说“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就藏在水底”。不是海洋的未名湖倒如同大海般深邃与宽容，无论是小孩在旁边嬉戏，情侣在旁边喃语，抑或乐手在旁边弹奏，诗人在旁边“苦吟”；无论身旁刀光剑影，口诛笔伐，抑或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未名湖始终像仁厚的老者，抑或似含蓄的姑娘。湖给你的感觉绝对不会是“爱上层楼”的，肯定是那种“欲说还休”的。藏在水底的诗人我没有亲见，但一位肯定在未名湖畔留下过脚印的诗人我无法忘却。这位叫海子的诗人在公元1989年3月的一天走在山海关附近一段冰冷的铁轨上平静地注视着一列火车呼啸而来，据说他的死是对他的“大诗”的一种完成，这使他成为北大的“诗歌烈士”。

清楚地记得当时看到的北大招生张贴画中有这样一句话：“一旦你佩戴上北大的校徽，便有被一种历史选择的庄严感。”不知有多少人受这句话“感召”而选择北大的，反正我当时选择北大确实是很景仰那种“被历史选择的庄严感”的。白底红字的由毛主席手书“北京大学”四字的校徽在开学典礼后很快便发到了新生手中，大家迫不及待地把它戴在胸前，彼此询问“我的校徽戴歪了没有”？这不是一种庄严和虔敬还会是什么？不过胸前的校徽在校园里让人一眼看出你是新生，因为老生是不戴校徽的。几个月后校徽被摘了下来，我把它珍藏起来，但那种“被历

史选择的庄严感”是会让每一个戴过校徽的人刻骨铭心的。

每一个提及北大的人大概都不忘了把她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当我还在思考当年的学生是从今天的哪个校门走出去的时候，便被告知现在的校园并非“五四”时的校园。现在的校园是原来燕京大学的校园，美其名曰“燕园”；“五四”时的校园应该算是在北沙滩，那里有一幢“红楼”。进校一年以后，我终于在北沙滩见到了那幢“红楼”。没有想到那里离天安门是那样近。这着实让我有些失望。我一直以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应该是手持标语、高喊口号，浩浩荡荡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到达天安门集会的。不过“红楼”真的是很红的一幢楼，如果说“红”意味着鲜血和革命，那么北大是当之无愧的。

时光不知不觉地流逝，让我必须认识到还有不足百天的时间就要离开这个校园了。4年前9月的开学典礼上，当时的吴树青校长致词说：“欢迎你们来到北大。你们是幸运的，因为你们将成为北大一百周年时的毕业生。”的确，我们将有幸目睹公元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百年庆典”。很少人能活到100岁，我们中的大部分在北大的时间不会超过10年，但100年的北大却正如早晨8点钟的太阳般充满了活力与希望。“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也许我们无法做到志摩先生告别剑桥大学时的潇洒，但北大在我们的心目中的确是一个“流动的圣节”，因为我们有幸在这里度过了我们的青年时代。

“这里真是一块圣地”。